

東游戲筆





志藩東海山田榮祥先生著

# 東游戲夷

鏡湖樓藏

無着書房  
讀我書齋



東游戲筆序

余嘗數遊於鳥羽悉其風俗夫  
鳥羽海運之湊舳舻銜尾控工  
膽勇拋玉雨金故都下之民雖  
轉移執業者之支體不勞而甘  
食者又多矣故執閑不讓於大



詠後游藝好弄者時之間作獨  
怪文人韻士未嘗聞有一人崛  
起於其間者也况地命鳥羽  
假設無適指然朱鳥鳥中之  
王偏命鳥羽其為朱鳥之羽  
也明矣余援星家之朱鳥五

采文明之象夫天不私覆何  
獨恡於此都耶愈益不得其解  
矣唯物有時時之不至天亦莫  
奈之何乎居無幾何偶得山  
君榮祥而遊榮祥家世醫官  
其為人穎悟好學屬辭嘗從



五馬東上而紀其行所經者為  
一篇余受而卒業芙蓉谷玉笥  
無論其他真壤名區丹雘其山  
藻繪其水東道五十之驛使  
人瞭然於目睫間焉何其文辭  
六翻顧彼五采朱鳥乘時而

至殆示其一斑耶榮祥年尚  
壯矣嗣此而徃日就月將廣  
運長翮培扶搖而不息乘其  
時而騰舉五采燁然照暎於  
都下可翹足而竦矣豈不愉  
快哉雖然余老矣朝不謀夕恐



不及觀其盛事也為遺憾

文化辛未十二月

五瀨 阪紹明撰

奧葛雍書



東遊戲筆序

嘗讀太史公自序乃知少負不羈之行  
足跡徧於天下也其志將盡宇內大觀  
而後吐以著書也書成上下數千載間  
理亂興廢之由炳焉信命世之宏才也  
後世孫觚之士誰敢不景仰希慕哉  
志人山田榮祥君家世業醫以仕國好  
學之厚常斐然有述作之意甲子之秋  
給事其後朝覲至于東都著東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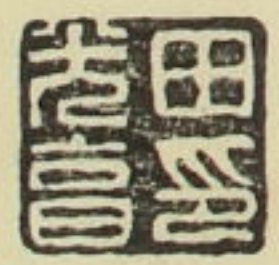


戲筆在躡司馬氏之蹤程途所經歷都  
下所遊履纖悉不遺通麗之辭可賞  
也陳思王曰文若春華思若涌泉余於  
斯編云云余與榮祥君相知非有故舊  
又無所挾周旋翰墨之苑耳不知其他聞  
之友人言侯之寵遇優渥其家富矣其業  
昌矣有暇則良朋相對討論術藝時感  
命壺觴一唱一和有餘裕者也可謂得意  
之人也何比彼蓬室之患哉世運有否泰時

殊事異失意之興得意復別離然得山  
川助而才思煥發者豈不同哉至如其景  
仰希慕雖黃金鑄司馬氏之像可也人  
皆稱不朽盛事傳之通邑大都而問焉  
以題於卷端云  
文化壬申春正月

南勢 田光亨公貞諤

龍松正厚桓知書





東游戲筆 鏡湖樓隨筆之一

志藩 山田禎 榮祥 著

駿河 渤海萬壽壽王 技

扈從第一

文化七年庚午之秋我 侯朝覲於 東武也予又  
與護送于邁之役矣九月十一日發 國城行裝千  
騎駸駸乎取路西郊宿雨新晴行路泥濘行歷羊腸  
渡石所通隴畝至乎神都之地比航宮河陰曉欲雨  
至小侯驛憇于里正之家矣出則細雨霏霏暮雲千



里小壑潛容余在輿少覺黯然入松阪澤就客館矣  
十一日雨雲未散亭午比到洞津少漏日色至四日  
市驛止宿焉十三日褥食而出雲雨晴散客路可慰  
過富田邨到秦那日猶三竿矣鳴津某先來臨於渡  
口某者薩之大夫行裝擬於小諸庶人馬駑擾思行  
伍之混小時入客館憇息已而桂舟解纜揚帆如飛  
憑舷相觀素城樓堞粉白與松綠相映蕩之以水光  
宛似一幅畫圖行可三十里偶會退潮之盡矣舟不  
前舟人松工拮据何及候待進潮而再走右望熊岳

於青靄之間行四十里許遂到蓬洲之地日猶不及  
晡矣十四日鷄鳴促駕客路秋晴霜葉綴錦睇眺可  
賦而一隊人馬相先後者是鳴津某也到藤川驛日  
已迫棄榆矣十五日曉風吹衣馬蹄如羽將到荒井  
驛前驅報言安藝庶先至焉且荒井小驛又焉能容  
我人馬乎投宿於白菅驛焉十六日乘燭而出平明  
到新江適會藝庶發駕驛舍猖獗人馬闐喧少焉海  
門日出水面十里如開鏡輕舟直尾藝庶舟到舞阪  
驛先藝庶航天龍河更到於依井驛解裝焉十七日



平旦發駕渡緒川水及人頤晚宿岡部驛焉此行也  
藝戾蟬聒于後而鳴津某與尼崎戾陸續接踵又聞  
紀藩代衛人士已發東武與馬如雲在予前途左右  
塘報紛紛可厭也十八日陰雲帶雨北風飄裳踰于  
都之野嶺歷鞫子驛行路坦平松籟彈琴更添旅况  
渡安部川是為駿之府也投茶店食糖餅而去行  
歷市廛出郊路可八九里至小吉田邨入酒店酒保  
滑稽套話為興時已近午細雨頻降路途景勝無由  
回望經江端驛臨與津川雨水漲溢湯湯轉石使人

冰衿及踰薩埵嶺大雨傾盆大地為三尺波入倉澤  
村投茶店小時避雨勢倚欄俯眺狂風捲潮波濤柱  
天雨雲黯鬱咫尺冥濛於是乎電光射眼震雷貫耳  
使人悚然少焉雨雲少散再促行裝四顧暗澹百物  
結哀行末百步大雨再下狂風頻至人馬趑趄不前  
艱步苦行到由井川雨水洋洶揚波恰不讓天龍之  
險再欲循舊路和勢川已斷于後矣進退無地遂擬  
次屋富豪者而館焉時已初更此邊瀕海之土潮聲  
如雷風雨益加蛟龍噬峰狼豺嘯溪人馬測測焉殆



消魂數次焉相共啜粥養飢守夜徹曉矣十九日曉  
 天雨雲漸散正午涉河入蒲原驛誤富川之報坦腹  
 少慰客夜之勞焉廿日河報未至諸人或生倦意奈  
 朝且侍於君侯奉命游岩淵邨邨距驛十五里  
 而遠途間望芙蓉於青天之外神姿不可摸也爽然  
 堪洗客襟矣至岩淵邨觀富水之形勢白浪漫天瀉  
 瀉滔滔使人茫茫然夫富川者源出自信州八嶽轉  
 入甲陽合油早無釜其餘大小諸川為富川為此勢  
 不亦互矣哉盤桓之間聞道祖祠之庭開角力場過

而觀之不覺賈勇小時甚慰偶近隣失火餘炎及場  
 場中狼狽如燃眉毛避逃散亂如風葉須臾場中空  
 莫徒存拘攔耳其驚柳果饅頭者為所蹂躪總為一  
 堆黃泥余惻焉掩袂去回望炎煙未下四邊猖獗赤  
 口上天紅舌入地再循舊路入岩崗要點心無一可  
 供飢渴之物云是以河水絕旅人之故不敢豫備設  
 也余入一店強令製河漏偕浮邨醪出就歸路到蒲  
 原邑昏黑秉燭夕君前退而寢廿一日得報已獲  
 行十里許富峰秀出於青霄之間白雪冠峙青霞帶



繞跨松原臨富水端然在眉宇余顧國器國器本藩人曰  
 千里行裝初入噉蔗之境如何國器相望賞嘆如啜  
 臨渡口藝蔗與嶋津某陸續相至各分渡門而放舟  
 中流差互混雜猖獗殆病首美去舟就陸前路如髮  
 一鞭百里直到三嶋驛館焉余時有風邪之候強夕  
 君前退而就寢焉二十二日曉天晴朗望函嶺而攀  
 躋四十里許其間嶮路峻坂崎嶇艱步 國家置關  
 以為天下之咽喉實有以美哉此日也途逢紀藩人  
 士護後宮嬪娥數十百人自東武來駟駕連騎絡繹

不絕黃昏入小田原驛解裝焉二十三日早天促行  
 直至大磯驛入於梵宇避紀藩之人馬焉遂曠半日  
 留駕于此驛矣二十四日征鞭百里航馬入酒匂二  
 水馬蹄生風日暝宿於金河之旅館此驛去荏去百  
 里而近豪氣所及紅塵簇街二十五日箕畢為宗兩  
 行蕭條亭午至品川驛逢迎之藩士已如雲集投赤  
 羽水茶店更調行裝整整續續取路北斗郭入麵坊  
 審笑

游履第二



本月廿六日扈從之役全竣焉喜色可知也乘間午後遊平川謁於管神祠時有灌湯之饗禱賽士女飄然余又賽禱去取路於白虎門一左一右或曲或折至乎愛宕之麓仰望山勢石階數百級如梯天下道回首飄飄如身在於虛空俯視戰栗山上列店下榻引客迎賓臨眺濶焉發出塵之想西南民屋櫛鱗當左其構如培塿小露浮菴之表者龍山乎少當右其形如犬牙鄉范如浮海者洲崎妙音宮乎人行蟻水翻匹練其他叢雨者不遑指舉焉遠望乎彩靄之

間芝水連總房白帆出沒乎鵬際實丹雘不及之勝也己下右逆山行里許忽入紅塵之街琴於神明祠右轉行傀儡俳優開場術技都人士女來往如織紅裳綺羅襉然華麗余投茶店小時觀其盛游履指東陶然還旅館矣

一日問苔嶺之勝山色依舊幽邃可愛懷昔年觀花之興恍為一場之夢今遊向誰唱前度劉郎今復來之刀乎留步悵然佛殿堂廊輪奐鉅麗可謂壯也左有不忍池清漣緲范中置天女之宮道架石橋櫻榭



夾列官構有彫績丹楹之美。笑水崖比比列店。閉肆  
 如婦豔孃。蛙鳴引客。步出山下。左折入市廛。取路大  
 槁之北。又東里許。到瓶井之鄉。撰酒壚。清淨而入焉。  
 巨栢豪飲。頃刻醕酌。偶有客隔紙障。絲竹甚興。余與  
 從者數輩。放歌狂舞。手抹足躡。為故壓絃歌之態。已  
 而出。取路於管神之祠。醉眼朦朧。意氣益揚。左携吉  
 由。手右拍藤郎肩。又吉由藤郎同是  
余傍輿之頭目飄飄然似高陽醉  
 歸之狀。渡板槁。拜於祠前。臨池投果。魚鼈浮出。爭食  
 到神樂殿。獻舞巫少二人。年不過織素綠衫。朱袴。手

持金鈴。一前一却。應鼓躡躡。然已而去。左折千武。有  
 神神繫牛馬重平。同是余  
徒士持秣與之。躡躡而仆。周章  
 大叫。一行之人。捧腹絕倒。笑辭瓶井。指榮螺堂。取路  
 隴畝之間。謹噪而行。數里坦途。如砥。兩畔滕樹。荆藜  
 夾路。左右莽渺。絕無當觀者。蓋秋晚之景。趣蕭灑以  
 足。洗塵煩之懷。至榮螺堂。門樓毀敗。方今就土木之  
 舉。胥役數十人。吹烟憇於路傍。耳寂莫空。懷曾遊之  
 夢。嗚呼。笑辭去。欲到深川。俄然暴風起。陰曖將雨。遊履  
 興盡。忙不可止。相引就歸路。余乘輿。催眠歸途。幾里



總在夢中過，稍覺暮寒徹肌耳。俄然覺遽遽然，在麴坊之客館矣。

丁夜方東南有舞馬之難，鐘鼓四振，吉由買勇先走。余又走出第一街口，望之炎煙衝天，人馬來往紛紜救火，丁壯雲集，紅燈數千羅列如星，遠望之如熒熒之亂飛，近對之宛然如火山之頽崩。一場音觀於外國，曾不可寓目之，呼彷徨還舍，鷄下五更矣。

一日入藤堂侯之藩邸，訪叔父重慶君，主人欣迎，遽作鷄黍供饗，甚至美酒醪酌引，及僕從從容，雖頗寫

懷十許年之一遇，何得罄心緒於一夕焉哉。及辭去，主人懇懇欲留，為歸途將夕，割情而出矣。此日也，特有別莊於賜宴之命，驅馬再入麴坊，過旅館而不入，直到別莊，侍宴絃歌，含雨長袖飄風，一獻一酬歡樂無疆，既飽優渥之德，又醉和湛之酒，比逮三更退出，歸路下馬散步，養醉左折出街，娼家連軒，絲竹湧雲，忽有一小廝聲折，余傷懇請引，余懇懇款曲似相識者，余與從僕未解其意，雖傍慮姦驅，汎汎行數十武，忽入一酒樓，榜曰三好，余上堂舉家拜趨，進退如遇。



大賓余顧欲問其所以重平已身縛在坐拜伏謝罪  
 吉由又跪其後余始知陷二子之術中恍然自失罰  
 以巨楮再為高陽之飲美酒佳羞歌舞管絃徹五更  
 而去噫呼二子之欺余也投楸中其竅可謂老手也  
 一日航雲水到兩國橋兩岸繁華不異昔日酒樓臨  
 水起絲竹湧瀾流四民續續紅塵覆天錦繡如雲士  
 女為群有往者有來者公子跨馬俠客橫劍游子下  
 樓老翁呼艇有醜者有妖者或醉或醒緇衣問卜維  
 掖求相鴉衣乞食赤裸請錢若夫弄蛇吞刀繩戲詭

話各處開場圈熊賣藥使刀療瘡觀者堵牆推肩疊  
 背橋邊雜選更無空隙之地豈非天下之最大都會  
 者矣我橋東列篋頭店百餘其他傀儡俳優麪店茶  
 肆擲比鱗次可謂盛也沿水下二里許到永代橋水  
 面黯淡黃魚為群蓋是溺死幽魂未散假形乎鱗物  
 愬昔日之恨者乎文化四年丁卯之秋永代橋落溺死及五百餘人云悲風一  
 陣波響如號哭四顧慘寒不可留舟愴然棹去又行  
 里許遙望深川之鄉高樹留斜陽人寰籠靄烟將謁  
 應神之祠不果回棹鑿倉洲就歸路矣



杖履乘晴訪淺草之勝高樹曝錦飛閣聳雲門樓巍  
然穗賔之人如市群行右臨澄江之流渡口無人扁  
舟漂波寒隄禽啼踈柳摧霜已下龍山取路東北行  
盡柳陂入龍泉酒樓之郭四時煙花祭爛乎迷入眼  
娼門家家悉朱髻正面供酒祭白眉神戶外撒鹽避  
秋風客比白日轉西鮮妍列坐紅氈畫屏與銀燭相  
映宛如金母瑤池會吹煙杜孃擬巫山雲彈絃鶯鶯  
奏鄭聲豔於是乎風流才子或輕薄之徒陸續當門  
或摺扇以掩面或白巾以裹頭通眸挑情嬌態惱意

巧淫酒娛靡奢無度可謂人間極樂國哉吉由藤郎  
巧態學彼裏頭跋足惚恍相望垂涎滴腮不堪捧腹  
焉又東西妓院列耳房分局引客少臨其間穢氣籠  
鼻余掃袂而去笑出中街偶逢画工某引余強上酒  
樓画工豪飲俄然傾一斗餘頃刻嘔吐不禁昏昏如  
眠臭穢滿坐令人噁余卒然下樓忙遁去画工直追  
至再促登樓余不肯画工執重平衣攬掇不已重平  
涕然發怒相撲遂倒画工画工詈不已余徒不省去  
矣嗚呼画工之不良一愧未雪忽引再愧可謂腥手



汚脚也相與笑語不知歸路之長陶然還麴坊旅館  
馬

余在麴坊十日時時入藩邸咫尺君前侍清談公  
餘偷閒得一二翱翔惟在城廣大焉能得泛覽縱情  
乎哉如此數條又只枋榆間之事而已已而彈鏢以  
促歸云

歸路第三

初冬七日早天辭麴坊之旅館促萬里還家之行吳  
取路朱阪左望綠山歷高阡至級川噫武陵再遊又

復何時矣相顧悵然行右郊原左海水雨色蕭蕭以  
濕行裝航六合川至川崎驛入茶亭餼辭去行三十  
里許至金河驛登酒樓樓稱羽根津倚檻眺望蝦蟇  
在東足以卜晴焉酣暢下樓日已下春入保土谷驛  
止宿矣八日鷄天辭旅館至戶塚驛余少時嘗讀東  
野春臺二子相中紀行夢寐其勝久矣此行也安不  
遂多年之志乎乃左取路隴畝之間行二十里所有  
丹嶂褒斜可三里獨立隴畝之間與他峰巒不接壤  
云是古昔埋藏金塊玉磔之地朝暉夕照相映今猶



燦然又行十里許直入煙樹縹緲之裡右轉行三四里漸至柳都之舊蹟街衢寂莫茅茨僅列百余宇黃花為藩者不是根翁家乎橫笛振雲者東歸徒乎余下輿訪稱名寺門樓丹青雖已落剝猶有小節藻稅可觀之勢矣入中門升佛殿小僧邀引歷觀堂上且展覽古器寶物小僧解之云是右大將之鏡也是豫將軍之鼓也某物何某物何其他說養老神龜之古喋喋不已余謝而出焉凡鑰倉諸地靈場大略探之勿論佛像之古矣稱其寶器古物真偽相半且先游

雅客多紀載焉其餘又鷄肋耳以故今不盡贅焉十井十橋五名水如徒存其名耳不足以鑑昔日矣謂藤鐘子之祠過滑川懷青塚氏之舊焉左轉鞞鑿巖山而通路世稱之朝比奈洞門杖節相過遙眺稻叢靈崎荒樹留秋聲水雲帶殺氣是昔日義貞驅使三軍虎視鐘城之地至霍岡謁八幡祠祠殿回廊丹楹鉅麗絢采可觀階傍有一大銀杏樹枝葉鬱鬱今猶足觀五百餘年前榮矣有蓮池池中點列浮洲其數七而洲之大者置妙音宮架石橋歷華表入門樓拜



禱去實一神仙境也下階駐眸一路如髮青松夾路  
蒼翠染衣到由井濱其間三里置華表三其一今在  
海中云桑田碧海理或然後面有山稱鍾倉是藤鎮  
子埋藏寶鏹之地左折取道歷扇谷右望巨福山匾  
曰海東法窟又行里許有寺榜曰禁男子个寺蓋無  
賴婦女亡命投寺居二年而後重雕從所欲云嗚呼  
醜俗可愧矣左有官領衙門之故趾今既為田禾黍  
迷人其他有如巖者必置佛龕畢如者古墳累累乘  
不遑枚舉焉過星月井出郭門之故趾鏹倉之遊於

此乎極矣夫鏹倉之為地也負山臨海天造地設為  
金湯之固然要之方三十里藁爾一彈丸矣當元和  
之役一朝瓦解蓋有故矣哉古來為王霸之業者多  
據此地或興或凶夫不遵聖人之道以苟且為改互  
矣我有始鮮乎克終在德不在儉我有慨焉於吾心  
矣噫已而右山左海蹈沙行七里是由比濱也目境  
濶焉景勝可玩涉行逢川漸至粵越之垠忽然海潮  
一進走鐵沙上如暴風之驅沙磧森漫瞬目之間令  
行人立於洋中矣余輩不覺狂呼已而潮水漸退再



復鐵沙之舊衣服悉濡寒色可憫相視幸慶不為魚而已入漁家治裝養氣襲鼻蒼蠅雨集匆匆去列  
 再鳴鳴稱金龜山入海可五里喬樹鬱葱翠色為靈  
 鷹塔聳頂山足列酒店茶肆清楚可愛踏石階蹠二  
 十方左轉又行數十武乃至下宮撫福石取路由藥  
 過御供水左則斷崖千仞使人眩然於俯眺之間咨  
 且行十武乃上官也出樓門左折過石華表至行宮  
 俗稱本宮殊所祠殿廊廡太鉅麗采綉絢然奪眼左轉下階  
 十方臨兒童灣斷崖千丈令人戰栗左折探洞天路

益崎嶇仰望危石歌嘖勢將崩蹇白鳩數十翱翔其  
 間宛然如蝴蝶戲舞俯臨則白浪滔滔神魂如漂鷲  
 導乘炬進洞余輩魚貫尾之燈火耿耿幽邃最深寒  
 陰之氣使人肌膚粟起直行十步架床守僧寢食焉  
 更入可十方奔泉濺顏又行百步有池水色紺碧架  
 梁而通行路或窄或廣徃徃安置佛像洞中一巡出  
 前口洞深凡四百二十步云再循前路攀崔嵬投茶  
 店憇息此邊每店賣璣貝玲瓏可愛店臨絕壁勝景  
 如畫左則武相翠螭蛭於數百里鍾中諸勝坐可



摘於其間。右則相離連。遠洋澗漾。汎睥睨之間。盪  
滌塵胸。遠眺之則天水一碧。白帆如羽。點於縹緲之  
中。近臨之則怒濤高跳。聳如丘。碎如雪。峭壁千仞。怪  
石竒。石羅列其下。有立者。有倒者。尖者。圓者。龜。鰐。鯨。  
浮千狀。萬態。爭竒競勝。可惜余輩。無摩詰手。睥睨一  
過。永失此勝。何其有詞藻。摸畫此勝者。我坐賞立嘆。  
久之而去。再蹈前蹊。邈迤下壻。上酒樓。余與從者數  
輩。命苦五升。俄頃。傾盡。再命五升。一舉。竭三命。五升  
醉益發。興益來。從容下樓。四顧已昏黑。航前灣。步沙

洲。坦途十里。至藤澤矣。從鳴達驛之間。見古松。顛倒  
者。其中心悉燒黑。按東野遊湘紀事。已載此事。而距  
今八九十年。何夫事之相符矣。余又曾過此驛。有  
神松自焚。白蛇跳出之事。今徵之。土人闔鄉相傳。以  
為竒云。余於今八年。未得其解矣。九日。辨物而獲。右  
有白旗祠。遙拜而過。比及藥師橋。狂風捲砂。埃塵入  
眼。余在樂下戶。催眠。瞑行。歷十景。阪航馬乳江。到大  
磯驛。右有鳴立澤之舊蹤。諧人結廬置。西行像焉。探  
而出。迨松澤邨。渡紗河入小田原驛。就館焉。十日五



更發駕乘炬陟羊腸至三板橋東方漸白稍見水煙  
起過湯本邨邑有溫泉因名山中湧溫泉九七處余  
往歲巡覽焉忽憶余弱冠時聞山中有稱地獄之処  
太平臺雇獵人名銀七者為導携銃而探其處太率  
有溫泉之地必有琉黃自焚煙氣湧於地此処又然  
俗稱之地獄不見有他竒余頗發英氣攀懸崖降邃  
谷行十許里忽視鹿走前山余以銃一發而仆焉携  
歸到酒家屠為下物豪飲罄歡今過此地憶此事恍  
如隔世甚哉少時血氣不定徃徃為此等事以為快

美行十里許有石名女轉大如斗至烟邨投藁荷亭  
焉此地家鬻器物珍玩造製極巧亭之後山掛瀑布  
眺望甚佳買醉而出陶然試步漸歷猿卧坂至天下  
石巖躋極於此美相顧望東在城相距已二百五十  
里所其間諸山陸續靄煙一帶之中恍如點薄墨僅  
僅半辨其子亥而已正午過關就旅館錄焉館後面  
臨湖水蓮峰浸影秀色可餐題一詩而出步下羊腸  
峰巒復疊遷迤行可十里過蕩篠歷今井阪嶮嶮漸  
夷到三嶋驛日之夕矣為促前程更到沼津驛館焉



十一日曉雲欲雨更添寒色過原驛投相原茶店比  
漏及已雲晴霧散望芙蓉玉雪玲瓏勃興可知也山  
足有沼名浮嶋長二十里沼有男女二嶋松樹鬱茂  
風致最佳戀賞出店行十里許右轉入葦原驛度三  
度橋航芙蓉川比前日之水今猶減半馬歷巖淵邨  
行八九里左眺吹上之濱江山彩碧又一勝境矣至  
蒲原驛右有北條氏之城趾松柏蒼鬱煙靄暝曠土  
人目為魍魎之府晝間猶禁獨游云渡由井川川僅  
十步水不至沒踝架板通而令猶憶前日之事更似

可自疑者矣行到銷魂之地頻覺悵然至倉澤邨投  
茶店試舉杯苦割喉辭出取路半腸陟薩埵嶺止風  
大起雨足忽來涉冲津川至江端驛客館已點燭矣  
十二日侵霧夙殺行路窳莫陰曖欲雨余在輿就眠  
過駿之府憇安部川茶店偶見戛子魚鮮鱸者吉由  
重平為之色動賞歎不已意每在余余陽為不達其  
意者已而欲去亭長汲汲手未惠菌一盤且懇懇留  
余自褰袂執刀擊鮮調食堪櫛甚至余省二子其顏  
初解吁亭長何物何遇余之厚其網利登之巧者矣



將吾在一子之術中乎久矣二子之瞞余也往往  
 出奇策以謀獲余又汎汎屢陷三子之術中如孩兒  
 之癡雖然或得不虞之歡又不為不多焉蓋一持之  
 戲謔何妨之有取醉而出余在輿眠某某所悉在  
 瞋中而過比涉豬川朦朧猶夢出輿已在金谷之容  
 舍此日有孫四郎者四郎桑請從行予聽之比逮初  
 更四郎携一壺來斝示余曰僕入新豐之市得醇釀  
 一壺公試舉觴乃酣飲偕醺入寢就枕噫此夕何夕  
 余耿耿不寐百爾結愁客淚濕襟鬱陶不樂以徹曉

矣十三日夙駕躋金谷坂至牧原此知有景勝之名  
 余非無眺望之懷為夾鬱陶墮下輿忽忽去以為遺  
 憾矣歷黃花水投脩山之茶店焉余昔曾憇此店見  
 二女之姣者令也長女外嫁次女又舉一子面色頗  
 為醜不似昔日之姣噫歲月流遷何於此一女子矣  
 乎張然辭去下羊腸二十里所入懸河驛酒釀主人  
 有病余前日與藥去今再過主人整服逢迎謝快復  
 之速嬉色溢面作松菌之羹供具飽及僕從辭別過  
 網川至二日坂是乃一言坂也昔日峽軍之役本多



侯顯名之地據守之跡依稀今猶如見焉至見附驛  
 右有間道以至池田村比之本道為弘與約二十里  
 而違其十里云此間有坂世人名曰一言阪以爲忠  
 勝守禦之地蓋不知地理之妄固不足論也余下輿  
 試步取路隴畝之間埏埴可厭至池田邨初如出襄  
 城之野也航天龍河日已奄岨夕照暮霞紅色映發  
 矚目太慰更具腿網寬步行路坦平青松夾列至天  
 神街再就輿投濱松客舍吳十四日禱食而出當航  
 荒江少有風波之崇少焉風歎波穩桂舟移棹連山

爲之走風觀最美過關行里許狂風捲砂埃塵霧起  
 余在輿下戶上潮見坂至吉田驛四郎先驅在一酒  
 罈逐余酌酒醉而出至赤阪驛擊柝報初更矣十五  
 日戴星而行四十里到岡崎城北渡矢矧橋細雨旣  
 旣行路蕭條無傷觀之興汎然到蓬萊投宿於錢樓  
 解裝矣比及初更震雷如頽大雨如傾五更雷雨漸  
 收旣以待曉已解纜暴風捲雪水面變色舟行不果  
 再就旅館焉余偷閒歷觀張中之立金城百雉疊樓  
 聳雲市廛街衢縱橫棋置四民來往豪商巨族頗有



風瀨焉者民戶不下三萬蓋又一都會也余嘗聞入  
張中則足窺荏城之一斑實不誣也自本坊第上街  
至蓬洲之地九十五里一路如髮民家擲比垠以華  
表蓬洲又魚鹽之肥地繁昌不讓於他州府芙蓉舍  
臨海風觀甚佳初更天霽月清水面百里沉玉浮金  
奇勝絕美余不覺傾三大巨羅攄藻為媿隅躍清池  
之雅四更秉燭發館取路左屋驛右蓬宮左折入隴  
畝之間直行可三十里比到萬場川路漸埏埴月泊  
馬蹄之落霜砭無衣之肌鷄犬遠聞草木凍凜不動

相顧從僕蹙蹙乎寒色可憫至左屋驛東方漸白投  
館喫焉吁此土去蓬洲六十里而遠其間飲啖不用  
踏霜侵寒咨且者蓋有所夾不得已也豈余意也乎  
一行之徒與此役者可謂冤矣却長未報舟具已治  
矣余下輿直行百步許右轉至妾頭僦舟舟師四人  
解纜而漲之左右青巒風致如畫舟之山走瞬息至  
于桑城矣過待合川行望丹嶂至富甲驛撰鑪入浮  
大白而出焉喜故園之漸近再覺意氣之揚矣歷初  
野邨入四日市驛止宿焉以昨夜不眠之故黃昏已



入華胥之鄉矣。十八日、凍雲漠漠、將雪寒凜、殊甚至。退分邨、是、知、直、行、為、達、京、洛、之、道、左、折、則、到、鄉、園、之、路、回、憶、十、餘、年、前、為、書、生、于、京、洛、且、陪、遊、淇、園、湖、山、諸、老、先、生、討、論、經、史、課、賦、吟、詩、其、人、咸、已、為、異、物、今、獨、存、荆、山、先、生、宰、斯、文、吁、噫、歲、月、矢、驅、使、人、類、起、山、陽、聞、笛、之、情、不、堪、惆、悵、強、命、一、杯、排、悶、而、去、路、傍、田、間、水、結、薄、冰、鴈、鴻、下、集、景、色、索、莫、過、津、城、渡、雲、津、川、到、松、阪、驛、而、寢、息、矣、十、九、日、昧、爽、促、駕、偶、會、坂、本、生、還、鄉、偕、行、航、官、川、入、神、都、之、地、取、路、下、中、之、鄉、過、重

平家闔家逢迎、攝持最恭、勸酒供饌、小時盡歡而出、比及小田橋、逢家僕之遠迎、審松菊之依依、喜色可知也、僕探懷出松維顯詩呈余、在輿和之、過熊邨、歷狼谷堅邑、陸續入國關云、









龍就其才以高異夙古且然積  
 者不厭悵不務與與古者  
 程海空可象交  
 東海山田先生抱襟深落情既  
 辭吾恒多論其新編又一時裁  
 可於生享之優才之是美世之  
 者一何華采盈溢華端報增

飛象控捲風何使讀若若親  
 晚其境幸未之冬余保子生  
 酒可禱及旁有之書姓請刻  
 不已余當慈德且校訂而謀刻  
 載年壬申四月竣功因書贊  
 襄之由以告跋

渤海家書  





東海山田先生著述書目録

錦水銷夏録

三冊

范石湖田園雜興國字解

二冊

一夜漫草

一冊

醫道瞑眩

十三冊

醫道瞑眩方則

五冊

痘瘡約言

一冊

紀効新書國字解

醉餘瑣言

一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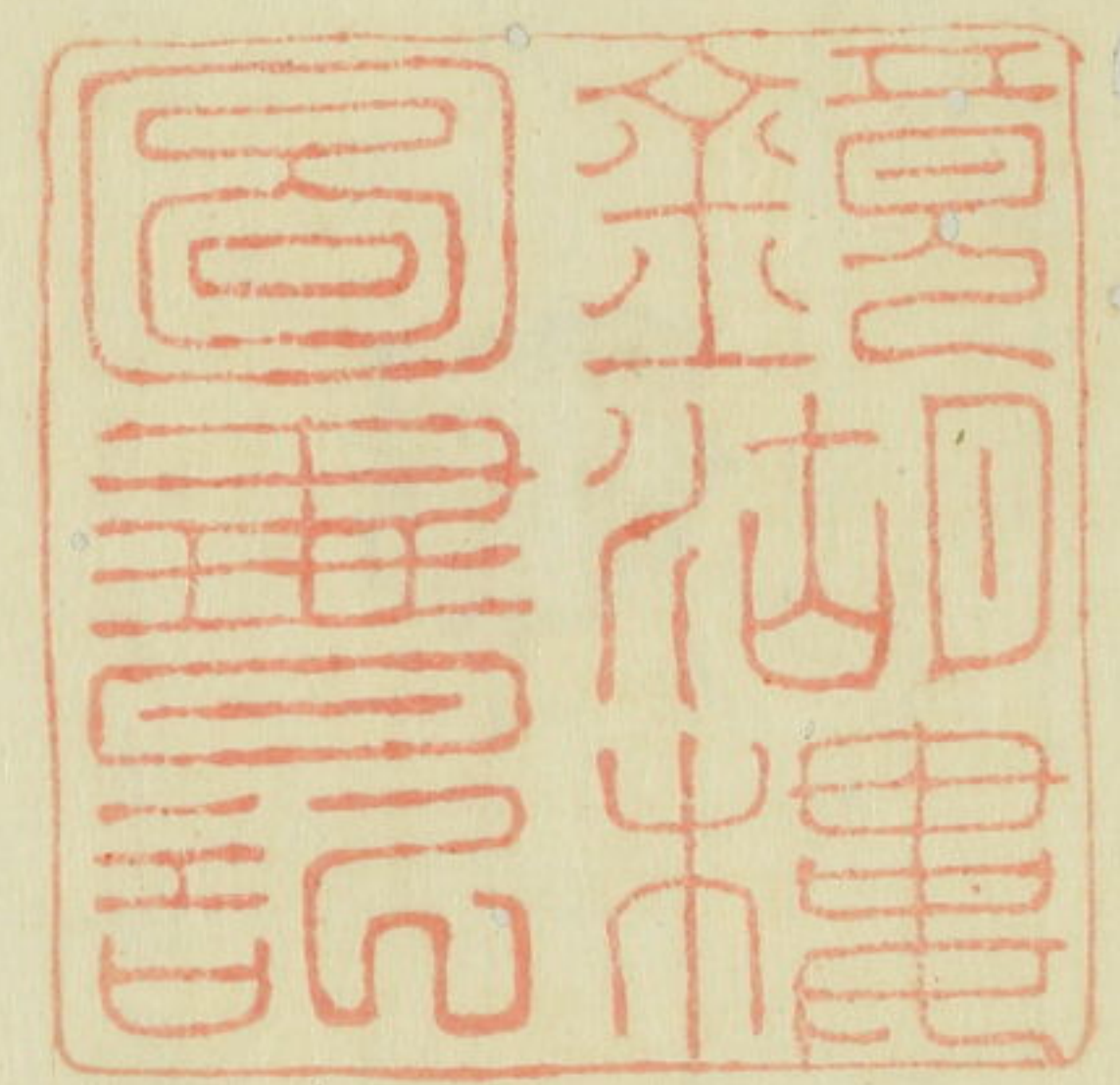


東游戲筆

東游戲筆

一冊

鍾法言



每刻無此印  
係偽刻

文化八年辛未冬刻成

八二〇



